

光荣与梦想

1932—1972年美国实录

第一册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商务印书馆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曼彻斯特(1922年生)，是美国记者兼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负重伤，获紫心勋章。战后先后在《俄克拉何马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任采访记者。1959—1968年间任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7年获哈马舍尔德研究所文学奖金。他既写历史、传记，也写小说。主要著作有：《愤怒的城市》(1953年)、《季风的阴影》(1956年)、《洛克菲勒家史》(1959年)、《肯尼迪总统画像》(1962年)、《肯尼迪总统之死》(1967年)、《克虏伯的军火，1587—1968》(1968年)等。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初版发行于1973年，很快就再版，畅销一时。

本书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四十年间的美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举凡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届政府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两党的勾心斗角，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社会动乱，以及工人、农场主、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等等，都写得绘形绘色。对近四十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书中还插入“美国人物画像”若干篇，是对当代美国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剪影。本书充分运用新闻报导的特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

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应运而起》，从1932年在经济大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写起，包括整个“新政”时期，一直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部：《牺牲与变化》，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一直写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十年。第三部：《种下恶根》，从1951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的十年时间，这时美国处在新的繁荣之下。第四部：《必得恶果》，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任期，这是越南战争和国内人民运动高涨和社会动乱激化的年代。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从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写到水门事件。作者是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来观察近四十年的美国历史的。这五部分的划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近四十年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粗略的分期。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爬出三十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的“沟底”以来，如何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宝座，然后又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急剧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帝国主义的盛世荣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而感到彷徨。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

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

本书采用史话体裁，结构不谨严，不少地方有过于冗杂和过分渲染低级趣味之处，也都值得引起读者注意。

原书所附的材料出处、参考书目过于琐细，均删去。原文中个别黄色下流之处，也略有删节。书后索引也略删减一些，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本书从《序幕》至第 21 章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从第 22 章起至全书结束由本社翻译组翻译。

目 录

第一 册

序幕：沟底 1

第一部 应运而起

1932—1941 年

1. 最惨的一年	41
2. 罗斯福	98
附：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128
3. 万般激荡	132
4.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176
附：美国人物画像：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209
5. 保守派死灰复燃	214
6. 原始恐怖的阴影笼罩下	247
附：美国人物画像：诺曼·托马斯	294
7.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300
8. 战争边缘的美国	338

目 录

第二册

第二部 牺牲与变化

1941—1950 年

9. 反攻	375
10. 国内战线	413
11. 曾是丁香满庭时	471
12. 新日月,新天地	520
附: 美国人物画像: 红发佬	555
13.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560
14.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594
15.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	616
16. 猜疑的年代	673
附: 美国人物画像: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729
17. 陷入深渊	735

目 录

第三册

第三部 种下恶根

1951—1960年

18.分裂之家	785
19.向右转	848
20.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910
21.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973
22.全速而稳健地进行	1028
23.追求幸福	1086
24.嘟——嘟——	
附:美国人物画像: 埃德塞尔汽车	1106
25.整顿受挫	1150
26.将军可以休矣	1190

反 攻

“日本鬼子”——麦克阿瑟是这样叫敌人的，别人则叫他们“日本佬”，这是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的简称——也许是历史上最为人们估计不足的步兵了。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丑，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这样一个形象使人产生错觉，而错觉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即使在珍珠港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还预言说，1943年就可以打垮日本。在美国国内，自动电唱机也聒噪地唱着：“再见了，妈妈！我要出发去横滨了！”“我要去揍一下肮脏的日本小鬼。”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还没有输过。

可是日本人呢？他们是从1598年以来就没有输过的啊。那些穿着黄色军服的日本兵，看上去虽然窝囊，打起仗来却绝非等闲。他们都是神枪手，一千码内弹无虚发。他们每人带四百发子弹（比美国步兵多一倍），五天的军粮，那就是鱼干和大米。他们绝对不怕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为天皇而死是无上光荣。此外，他们所倚仗的武器装备，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之役，他们就已击沉很多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很快就知道，不但日本的军舰比美国的航速快，火力强，鱼雷性能好，就连日本空军的质量，美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袭击夏威夷时，他们出动了四种飞机：川崎式、三菱零式、中岛B₆N₁式，三菱G₄M₁式。每种都比美国当时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强。

战争爆发后四周，陆军部长史汀生便告诫全国说：“我们最后总会战胜日本人的。但不要带着玫瑰色眼镜来看这场战争。有²⁶⁴的报导说日本军队……训练差劲，装备低劣。但冷酷的事实表明，他们作战有经验，装备又好，他们身体粗壮，性格强悍，训练有素。”从前认为一个年壮力强的美国人可以打垮十个东方人。现在这种神话已被粉碎了。起码华盛顿已经大受震动，认识到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局面从未有现在这样严峻。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据称为“情报”机关——却一度认为敌人绝不会空袭珍珠港。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据说是：日军当时正在西贡集结，东条不可能同时在几处发动攻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云云。

这种人所共知的常识却错了。1942年元旦，“大日本”的军队不但从西贡直指南方，而且还在关岛、香港、婆罗洲、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东条的闪电战比希特勒还厉害。他切断了东京和美国西海岸的通路，控制了一大片海域，其面积竟达全球面积十分之一。与此同时，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出动的潜艇，对东条也是莫大的支援。本来战争一开始，盟国就感船舶不足。而雷德尔为了粉碎英美同盟，凡遇飘扬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就击沉不论，以切断海外驻军的给养。1942年初，他似有可能达到目的。住在东海岸的美国人，几乎每晚都可以亲眼看到商船被鱼雷击沉。1月间，在相隔不到几小时之内，纳粹潜艇就在长岛附近击沉英国的油船“科英布拉”号（六千七百六十八吨）和货船“诺尼斯”号，并在北卡罗来纳州海面附近击沉美国商船“艾伦·杰克逊”号和油船“马来”号。这一年，纳粹潜艇共击沉船舰一千一百六十艘，平均一天超过三艘。遇难的船舰中，有驱逐舰“雅各布·琼斯”号，它在新泽西州梅角海面沉没。美国战舰在自己海岸附近被敌人鱼雷击沉，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危急存亡的岁月里，盟国屡战屡败，轴心国看来攻无不

克。纳粹正在攻占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对莫斯科作最后猛扑。隆美尔则逼近开罗，开罗的英国外交官已在焚烧文件，看来德国人在印度也有兵临城下之势，和席卷东方的日本友军会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东条也和希特勒一样，大有锐不可挡之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一瘸一拐地从缅甸逃出来，嘟囔着说：“打得我们够呛，把我们从缅甸赶了出来，真是奇耻大辱！”华盛顿有些战略家认为，打败日本可能要十年。过去认为太平洋大西洋是天然屏障，现在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美国人不但在东海岸看到自己的海员遇难，而且炮声在太平洋海岸也历历可闻。日本潜艇曾炮击西雅图。3月上旬，十五架从舰上起飞的零式机空袭洛杉矶。虽然在军事上说这些袭击不过是骚扰性的，但对美国人的心灵冲击极大。总统觉得有必要安定民心，准备广播一次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上刊登世界地图，使听众能跟上他的谈话。但是罗斯福说什么，日本人也能收听到。于是，当罗斯福用安详的语调指出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时，日本人又派一支潜艇分队袭击了265圣巴巴腊。这样，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架起高射炮来了。

东条在12月7日的总攻势中，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一个进攻目标，就是马来亚。华盛顿有少数几位外交官，自命深谙东方人心理，曾大胆推测，认为日本人可能入侵泰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就象在三年前9月份新英格兰那次历史上最大风暴到来之前，气象人员却预测可能有小雨一样。当时维希政府软弱可欺，山下奉文将军利用这弱点，把印度支那变成了日军集结整顿、准备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和泰国政府举行密谈。结果，12月7日那天，泰国人佯装抵抗四个小时，便向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现在，他准备第一次大显身手，进攻马来亚了。

三支密集的日军纵队，在以越南为基地的机群掩护下，从泰国

涌进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后退。他们本来没有必要投入这样一支大军的，但他们想牵制英国空军，诱使英国海军上钩。这个策略成功了。英国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果然上钩了：他带领英国最新的主力舰、海军王牌“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直驶过来。他舰队里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搁了浅，使舰队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三菱式鱼雷轰炸机便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盟国在夏威夷海面，算这两艘舰只战斗力最强，一旦被毁，马来亚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敌军进展愈来愈快，种种难以置信的传闻不胫而走，说什么日本的“猴子兵”就象“人猿泰山”那样，能抓住树藤象荡秋千那样从一棵大树荡到另一棵（其实他们不过用自行车而已）。与此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得到汇报，说新加坡的大炮都是指向海面的，不能掉头，他不禁惊惶失色。

这些天皇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向南挺进，而本间雅晴中将的正规师团则在 12 月 10 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是日也，菲利普斯葬身海底，而没有设防、毫无准备的关岛也陷入敌手。不足三周，本间的军队就已在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话未说完，日本人便空袭马尼拉了。美军和菲律宾地方部队接着退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把麦克阿瑟救出来，他知道这位将军不好对付，但对他的将才还是很器重，于是命他前往澳大利亚。2 月某夜，麦克阿瑟趁黑带着妻儿和家庭女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仓惶出奔。被扔在巴丹半岛的士兵忿忿地唱道：

我们是奋战在巴丹的弃儿：
没爹没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六亲断绝无依靠，
既少大炮又缺枪。
没人过问管他娘。

266 说来痛心，他们抱怨武器缺乏，这是近乎事实的。当时，防御

体系已在瓦解中，巴丹半岛上唯一的美国部队是第三十一步兵团，只剩下六百三十六人。他们只好后撤到状似蝌蚪的科雷吉多尔海岛要塞，只有十架老式飞机，几艘鱼雷快艇。最高级的海军司令官汤姆·哈特海军中将过完了圣诞节就在第二天坐上他最大的军舰(潜艇“鲨鱼”号)，挂上四星将旗，离开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地堡里的官兵，起先还呆在通讯部队的电台周围，但不用多久便走开了；因为广播的新闻实在令人丧气。香港陷落了，护士在大街上被日本兵强奸。威克岛也失守了。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指挥下，五百名海军陆战队战士英勇地抵抗了两周，打退了敌军一次登陆冲锋，但没有援兵到来。元旦那天，海军中将哈特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来到英国陆军元帅韦维尔的盟国统帅部时，日本鬼子已占领了新加坡，正准备对爪哇和苏门答腊采取行动。韦维尔把作战地图研究一番之后，就飞到印度去了。忿恨的荷兰人责备他把东印度群岛丢下不管，听天由命。

命运确是十分悲惨。盟国舰队这时由一名荷兰海军将领指挥，舰长们要通过翻译才能听懂他的命令。十七艘盟国军舰，没有空军掩护，出海去阻击日军。它们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盟军最大的舰只不过是两艘巡洋舰。可是，出现在海天之际的日舰，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仿佛一片佛塔，共有七十四艘，包括四艘战列舰和五艘航空母舰。这场爪哇大海战历时七小时，荷兰海将麾下的舰只有一半葬身海底，他本人也同归于尽。剩下的也很快被日本飞机收拾一干二净。最后两艘军舰(美舰“休斯敦”号和澳舰“珀思”号)想从巽他海峡逃脱，但海峡已被敌人封锁。3月1日晚，它们终于在战斗中被击沉。被敌舰团团围住的“休斯敦”号，在沉没时依然奋战不已，大炮轰鸣，直至船尾倾斜，舰上号手才挺立其上，吹响了弃船号。

远处本土的美国人，对发生在太平洋上的战役，是难于理解的。珍珠港事件，也和阿拉莫之战^① 和“缅因”号事件^②一样，比它们所触发的那场战争，还要脍炙人口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除了注意西海岸以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不熟悉地理。硫黄岛的官兵，收到国内亲友的“胜利”邮简，发现发信人以为他们还在“南太平洋”作战呢。欧洲战场的地名是大家从小学时代起便熟悉的。可是有谁听过有个雅浦岛呢？依奥利巴瓦岛在哪里呢？什么新不列颠、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斯，这些群岛谁能分辨出来呢！

可惜美国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教过这些地名。但也不能责怪他们。在航空时代还未来到之前，象威克岛、中途岛和硫黄岛之类的岛屿，是几乎没有什价值的。直至 1941 年，只有美孚石油公司或利弗兄弟公司才会对太平洋上的群岛感兴趣。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十八世纪的海图。不少海战事实上是由于不知航路深浅而失败的。²⁶⁷ 海军陆战队在进入所罗门群岛时，得一边前进，一边测量。他们在那打的第一场仗，连地点也弄错了。他们以为那是泰纳鲁河，其后才发现原来是艾卢河。

一般人民对太平洋的印象，无非是 B 级影片的摄制人员所臆造出来：南海诸岛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乐土，棕榈成荫，熏风时来。那里莎迪·汤普森和传教士混在一道，^③ 土著少女们穿着贴身的沙龙潜到海里采珠，就象著名电影女明星桃乐赛·拉摩演的那样。这种海外奇谈确是引人入胜，当然其中也有一星半点是符合事实的。那些少女们与其说是象桃乐赛·拉摩，不如说象李斯特饮水

① 阿拉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得克萨斯州原为墨西哥一个省份，1835 年美国人占领圣安东尼奥市。翌年，墨军围攻该城，守城美军一百五十人全部阵亡。——译者

② 美国战舰名。1898 年在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哈瓦那港被炸沉。——译者

③ 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译者

袋^①，但是，大多数参加过这场敌人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老兵们，还能回忆起那里瑰丽的自然风光：比如说，瓜达卡纳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白兰遍地，鹦鹉成群；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火山硝烟时起；塞班岛上的火树红得可爱，等等。

可是美国士兵到这儿来并不是要浏览风光，他们是来打一场残酷无比的战争的。丛林美得愈是惊人，战斗就可能愈是凶猛，有些海岛简直是无法呆下来的。比如说，有一队工程兵被派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大脑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象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荫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一百一十五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十六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象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象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飘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象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

① 帆布制的水袋。1947年美国军医比尔·李斯特所创制，故名。——译者

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²⁶⁸四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杠在本来已经瘦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了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二十五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五分之一。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甚至

五十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大的神风机群。一旦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国民的口号将是：“一亿玉碎！”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曾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天，美军的伤亡会高达五万人，接着，战争很可能会延续数年。他们推想，美国人民是不会作出这样巨大牺牲来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因此，他们打算战争末期在东京街头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他们（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况所以这么惨烈，双方生俘的人所以这么少，其原因是，日本鬼子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在科雷吉多尔战败投降的美军，被迫作了一次“死亡行军”。这就是说，不管是病员或伤员，都被迫行军，真

的是走到死了为止。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马京岛时被俘虏的人全部被日军砍了头。在米尔恩湾，他们丢下的澳大利亚俘虏兵都给捅了刺刀，阴茎割了下来，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说：“死也不让你痛快死！”

这种行为马上引起报复。自从法印战争^①以来，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残暴无情。当然，对妇孺还是有所区别。还没有出现象二十五年后在越南那样杀害平民玷辱军誉的暴行。但在战斗中，就不再有什么休战，不再讲什么侠义风度了。美国海军发动了毫无任何限制的潜艇战。日本鬼子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美军就让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作为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连将军们也和普通步兵一样杀人成性。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对士兵说：“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都要充满对敌人仇恨。我们要如饥如渴地想打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杀敌。”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里，竖起一幅巨型标语，让过往船只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同样，麦克阿瑟也对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说：要是他拿不下布纳，就不要活着回来。1943年，美军司令们从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侦知日本名将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就派出P-38战斗机群侦察出他的座机，把他击毙。

^① 法印战争(1756—1763)，亦称七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大陆之战。法军与印第安人结成同盟，故名。时美国还未独立，但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均曾带领美国人参与这一系列战役。——译者